

近年来,在商业化泛滥的大银幕上,我们惊喜地看到越来越多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。作为“第六代导演”的代表人物,贾樟柯的《江湖儿女》位列其中。

贾樟柯的电影总带着一股尘土味,题材几乎从未离开过自己的三晋故土,呈现出强烈的作者电影特征。他的镜头始终对准底层小人物的生存状况,讲述他们在现代化的狂飙突进中的命运沉浮和情感纠葛。写实风格的镜头语言,常常令观众如有窒碍在胸怀。

几乎每一部贾樟柯的作品,赵涛都会出演。但是,《江湖儿女》是他真正以女性为主角的作品。电影的所有情节都围绕赵涛饰演的巧巧所展开,讲述了她初识江湖、浪迹江湖、回归江湖的故事。

关于相爱与分离

今年5月,贾樟柯携新作《江湖儿女》亮相戛纳电影节,虽然最终未能收获奖项,却得到了场刊评分2.9的高分(满分4分)以及媒体的广泛好评。法国《世界报》称赞其“荡气回肠,充满诗意,隐晦又明亮”。

这是一个关于相爱与分离的爱情故事,也是关于变迁与发展的时代故事。“我决定拍《江湖儿女》,从2001年讲述到2018年元旦,故事的起点还是山西。”贾樟柯曾在微博中说。

《江湖儿女》是贾樟柯过去17年里记录生活、表现生活的影像回顾。故事的起点发生在世纪之交的山西大同,巧巧是江湖大哥斌哥(廖凡饰)的女朋友,简单的理想就是能和斌哥结婚,给父亲在大同买一套房。但是,她却误打误撞被斌哥带入了江湖的大门。

《江湖儿女》电影的前半程,斌哥在江湖中快意恩仇,巧巧只是他身边的小女人。他在麻将馆为他人摆平纠纷,在KTV里将各类白酒倾汇脸盆,意气风发地与众人喝“五湖四海酒”。《论语》道:“君子敬而无失,与人恭而有礼。四海之内皆兄弟也。”混社会的人总爱引用这句话,总要把忠义二字挂在嘴边,然而斌哥真的信么?恐怕他只是把忠义和兄弟当做谋生的手段而已。他是一个聪明人,很清楚自己的处境和将来,也在小心翼翼地谋划金盆洗手。彼时正处在城市拆迁、房产开发的前夜,他像秃鹫一样渴望着这场财富盛宴。巧巧的提议——去新疆开个小店,过安稳的小日子,则从未在他的人生计划里。

斌哥嘴里讲着忠义,心里想的却都是生意。但是,一场意外后,精明的斌哥从江湖大哥的位置上直线跌落。失去一切的斌哥不念为他坐牢的巧巧,不顾跟随他的一帮兄弟,独自离开家乡南下奉节,只为了能够衣锦还乡,找回昔日排场。他把自己的面子看得比自己的女人、自己的兄弟都重要。

浪迹江湖的囚徒

斌哥的离去,把巧巧一人推向了真正的江湖。

在这场旅程的起点,她还只是个享



《江湖儿女》： 一个女人的成长史诗

文本刊特约撰稿 严鑫超

受江湖大哥宠爱的女人,任性起来连夜也要赶去两百公里外的呼市吃烧麦。但是,她又天生带着江湖人的侠气,不仅救了斌哥的命,还替他顶了重罪。她所做的这一切不仅缘于爱的本能,更缘于一个义字。所以她才在出狱之后,千里迢迢只身去寻找斌哥,这不仅是小儿女的儿女情长,更是要去找寻一个体面的说法。电影的后半部分以此而展开。

巧巧在追寻与归途中,渐渐褪去了昔日的柔弱。她有正义感,看不过男人当街打女人;她很聪明,三言两语就打发了想要在雨天非礼她的摩的司机。她不再是当初那个天真的小姑娘。此时的她更加洞察人性,所以才会悄然离开了许诺给她安稳生活的火车侃爷,只因他在得知巧巧蹲过牢狱后片刻的迟疑。

“每个人都是宇宙的囚徒”,《江湖儿女》借徐峥扮演的克拉玛依男子之口说出了巧巧的命运,她终究要接受自己的轨迹,回到自己的故乡。

在新疆,巧巧见到了划过夜空的飞碟。在现实主义的电影中出现超现实主义的情节,这与贾樟柯享誉国际的电影《三峡好人》遥相呼应。但是,两部影片中飞碟的含义又大有不同。在《三峡好人》中,飞碟是被普通人熟视无睹的荒诞奇观,折射的是小人物在时代急速变幻面前的冷漠。而《江湖儿女》中的飞碟,更像是奥德赛归家之旅中神的指引。那些男人向巧巧描述过江湖的义薄云天、飞碟的神秘莫测,但不过是把这些当成童话故事讲给她听,以换取她的崇拜和依赖。只有巧巧笃定相信,所以飞碟才会出现,江湖才会存在。真正

的生活不在她想依赖的男人身上,而在她自己的灵魂深处。

回归江湖的巧姐

巧巧完成内心成长后,最终回到了大同,回到了她的故乡。她把斌哥曾经的麻将馆盘了下来,做了有情有义的女老板,成为真正的江湖儿女。司马迁曾在《史记·游侠列传》中描述过一个两千年前的江湖,盛赞布衣之侠“其言必信,其行必果,已诺必成,不爱其躯,赴士之厄困”的高尚品德。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,江湖的准则从来都不是以暴力为王、喊打喊杀。巧巧作为一个弱女子,比那些喝着“五湖四海酒”的男人们,更有江湖人的侠义和仁信。

斌哥和巧巧最后走了完全相反的路。面对孤身来寻他的巧巧,他毫不恋旧情,也失去了曾经的雄性和豪迈,成了一个被生活锤扁的中年男人。老天也没有随他意,斌哥最后没能逆天改命。数年后,这位曾经的江湖大哥坐在轮椅之上,在月台上孤独又落魄。疾驰的高铁飞速而过,就像这个时代一样将他彻底抛下。

斌哥离开巧巧是必然的。曾经像猫一样依偎在他身旁的女人给了他大恩惠,他无以为报,只能逃离。对昔日荣光的痴恋,现实生活的无奈,都像毒蛇一样撕咬着这个江湖大哥的自尊心。他瘫痪之后又回来找巧巧,也只是因为整个大同只有巧巧不会笑话他。

电影的最后,已经成为巧姐的巧巧,悉心照料瘫痪的斌哥,并出手收拾了羞辱他的人。但是,电影并没有皆大欢喜、浪漫温情的结局。斌哥在微信里决然的一句“走了”,令人心碎。这样的处理真实又克制。江山易改本性难移,斌哥无法面对再一次救了他的巧巧,又怎会守着一个破旧的麻将馆和她共度余生?但是,巧巧却早已把斌哥当做家人。多年前,当她认真问斌哥要不要做她家属时已然如此。

万幸的是,巧巧已经找到了自己的归宿,那就是她自己。她去爱、去付出、去承担生活的后果,不怨天尤人,也不会被人束缚。在冰冷的丛林世界里,女人内心的温存如同黑夜里的萤火,柔软而动人。

江湖儿女,侠骨柔情,概莫如是。 图



巧巧和坐在轮椅上的斌哥。